

春秋左傳杜注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其五

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直彫反魏晉儀注

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甲午衛侯

行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

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

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痤才何反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

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

向命名行人子負

欲使答秦命○負音云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次當行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同為大夫

何以

黜朱於朝

黜退也

撫劍從之

從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成

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御魚呂反。

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

庶幾於治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

不心競而力爭

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

爭謂所行為善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

使為已求反國。鮮音仙為去聲。

辭

辭不敬如強

命之

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

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言復

甯喜曰必

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

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妣

不得止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

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眷反

遂行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

衛大夫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弑

天下誰畜之

畜猶容也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觀知可還否使去聲

遂見公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

淹久也

而無憂色

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言其為人猶如故

若不已死無日矣

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

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

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

二子孫文子之子

二月庚寅甯

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

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甯子

出舍於郊

欲奔

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

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犬子角

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諡故

○孔疏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為剽無諡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弑其君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

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

甲午衛侯入

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頷搖其頭言衍驕心易生○頷戶感反以首肯見意也

公至使

讓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

二三子諸大夫

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闡文子

喜之言故忿之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所怨在親親

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

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衍居謂黜也

臣不能貳通外

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

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

茅氏

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

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

遂從衛

師敗之圍

蒯感父言更逐殖綽圍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有圍城

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

為下晉討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前年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

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三十二片

○先夫聲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

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

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

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

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知國政

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雩婁今屬安豐郡○雩婁

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反頡戶結反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

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戍音恤

正於伯州犁

正曲直也

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

其何不知

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

介大也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上下手以道囚意

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

弱敗也言焉王子所得

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

歸印董父與皇頡戌城麋

印董父鄭大夫○董音謹

楚人囚之以獻

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

主作辭今

之以爲請子產曰不獲

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

受楚之功而取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

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

辭如此董父可得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

而後獲之

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

正戚之封疆

取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

戚城西址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戚城在開州北七里。

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武會公

侯向戌不書後也

後會期

鄭先宋不失所也

如期至。劉氏故曰此皆不足

信於經無以見之

於是衛侯會之

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

晉人執甯喜北

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

音汝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士弱晉主獄大夫

秋七

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國景子相齊侯

景子國弱賦

蓼蕭

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駭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樂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

不貳也莫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

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

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曰詩云馬之剛矣鸞之柔矣馬亦不剛鸞亦不柔

志氣塵塵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

取子不疑

君○將
七羊反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

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儀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犬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駟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孔疏世族譜云子羽其後為羽氏羽師顏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譜以公孫揮為雜人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宋大夫

赤而毛弃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伯姬也

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子也○入宮夕見母

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姬

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公

惡而婉

佐貌惡而心順

犬子瘞美而很

貌美而心

很戾。很胡戀反。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戌

寺人惠牆伊戾爲

犬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戾方計反。孔疏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犬子內事爲在內人之

畏也。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犬子

知之

謂與楚客舊相知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

夫不惡女乎

夫謂犬子也夫音扶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共其外莫共其內

伊戾爲犬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去聲共音恭

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處爲犬子反徵驗也。飲口感反

而騁告公

騁馳也

曰犬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徵也

問諸

夫人與左師

夫人佐母奔也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

以其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聒謹也欲使佐失期

過期乃縊而

死佐爲犬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

步馬習馬○京普彭反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氏猶家

也言夫人家之馬也

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爲錦馬之先

曰

君之妾奔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

左師令使者致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犬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

請衛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大故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敏

夏子西名

君子

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叔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

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為國通平事

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

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瘁也

疾病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也

經不用常法

○今大禹謨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

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所謂加膳也○飫於據反

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威解

此以知其畏刑

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

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殿後軍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鈞同其聲窵敕堯反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成六年晉

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平聲

鄭於是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鄒

鄒晉邑。鄒許六反。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

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

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閱。

秣馬蓐食，師陳楚

次。

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去聲。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欲使楚知之。

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在元年。降，戶江反。

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楚東小國，及隰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

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臣。

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也。

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

以爲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

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

楚罷於奔命，至今爲

患，則子靈之爲也。

事見成七年。罷音皮。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

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音邑。賁扶云反。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有苗亭。

以

爲謀主，鄢陵之役

在成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言楚之精卒唯

在中軍。陳去聲下同。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以爲陳。

藥范易

行以誘之。

藥音時。將中軍范處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鼓反。行戶郎反。

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

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

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

夷傷也異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子潛反

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樹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爲意

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比叔向○陸氏案曰令其祿秩比叔向也

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

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為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

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

不如

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

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為貪

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南里鄭邑○墮許規反今河南開封府新鄭

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

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今在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也

門于師之梁

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懸汜音凡

而後

葬許靈公

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

知平公之失政也

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

宰之下主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

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

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邱今東郡廩邱縣故城是

○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七十里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廩邱縣所治

羊角城是○在今范縣東南新安村

遂襲我高魚

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有

大雨自其竇入

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而介其甲

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

卒

宣子范句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

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於比類宜見討

而貪之

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

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晉楚始同主夏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

下從○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

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甯喜之後見鱄為喜出奔亦以罪鱄也其罪鱄奈何重

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日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去聲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

以地來故詐許封之

烏餘以其衆出

出受封

使諸侯僞效烏餘

之封者

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其徒衆

皆取

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

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

也。

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去聲。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

祇適也。祇音支。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

使攻甯氏。

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

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

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行會于宋

爲明年石惡奔傳。○衣枕斂並去聲。

子鮮曰：「逐我者出。」

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

謂賞

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沮在呂反。

且鮒實使之。

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

不肯留。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誓不還。

託於木

門。

木門，晉邑。穀梁傳曰：「織紵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

不鄉衛國而坐。

怨之深也。鄉，去聲。

木門

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

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

吾不可以立

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自誓不仕終身。此敘事辭，非鮒自言。

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

稅即總也喪服總練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猶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禮曰

月已過間喪而追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謂之稅稅讀總音歲

謂之稅稅讀總音歲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孔疏司馬法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臣弗敢聞且

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

贊佐也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文子犬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爲名

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蠹害物之蟲

小國之

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

許

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難之乃旦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舉記錄之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

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

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

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

相朝見。見音現。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也謁告也○駟

人實反傳涉總反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

示不相忌晉

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

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

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
固會擊晉

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

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犬宰退告人

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
三者具

而後身
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信亡
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趙孟患楚

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

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猶云皆不得其
死孔疏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若合諸侯之

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按孔疏謂不唯病害

而已，必至于死也。又說云：言弭兵而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爲病，亦通。

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濟，成也。僭，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

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

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孔疏：夫謂宋也。

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

不能得宋死力也。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

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既而齊人

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私屬二國，故與音預。

叔孫曰：邾滕人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達其

小是故貶之。○劉氏敞曰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左氏之說非也

晉楚爭先

爭先軟血

晉人曰晉固

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

狎更也
更音庚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

之德

只只辭○只之氏反

非歸其尸盟也

也尸圭

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園主辨具
辨皮莧反

楚爲晉細

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楚為晉細言。楚今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

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

爲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

能歆神人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五君謂文襄宣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

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過鄭

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去聲

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言志

子展賦草蟲

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

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賁

音奔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

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

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

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

瞿然顧禮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教五報反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偁賦詩以自寵故

言公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稔而甚反

文

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

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

樂無荒

樂以安民

○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

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

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竝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亂人以廢

謂桀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厭平聲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司城子罕

左師

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直也○己音記

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

阿向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頌

向成之謂乎

善向成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也

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

无咎棠公之子

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妻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子崔

濟南

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氏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

崔子許之偃

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成

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

夫子謂崔杼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癭

慶封屬大夫

封以成彊之言告

盧蒲癭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

癭○癭音結反

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

也

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又告

成彊復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

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

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去聲

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言如一家

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癭帥甲以攻崔

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

弗克使國人助

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妻東郭姜

嬖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嬖為崔子御

至則無歸矣乃縊

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由

崔明夜辟諸大墓

開先人之家以藏之○辟亦婢反

辛巳崔明

來奔慶封當國

當國秉政

○楚遠罷如晉泣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

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犬平君子也

叔向曰遠氏

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

在二十五年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

為齊莊公服喪。賃女鵠反。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成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

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來朝。○秋。八

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羯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朝。

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梓慎魯大

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

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寅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孔疏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寅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此年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也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

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苗音灾。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

疏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

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雀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

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馬龍行

疾而失次出于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

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

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天之分野。卯為宋鄭必饑。立枵。

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

虛中也。立枵三宿虛星在其。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蒯縣。○蒯音計。今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蒯縣。○蒯音計。今

京城東偏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

以宋盟釋齊秦。與

音預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

小事

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重邱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去聲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今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

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廷于况反勞去聲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

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

不父

通大子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爲

去聲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君謂鄭伯還音環

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來朝否

子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祿也

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

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聘用乘皮束帛以

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貶反。

今執事有

命曰：汝何與政令之有？

音與

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若，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

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三

震下坤上復之頤三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

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也。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

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弃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

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

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乎聲以易

有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

能復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裨裨支反。歲弃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

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孔疏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外僕掌次舍者

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

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舊患賞

其德刑

刑法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

怠解也

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

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

奉行大國之政

共其職

貢從其時命

從朝會之命

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

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

則

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

內實齊物妻妾也移而居嫫家

數日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

反之

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孔疏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

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

子之慶舍

有寵妻之

女妻癸

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

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

言舍欲妻已

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言已詩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體言如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

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寢戈親近兵杖○先後並去聲

公膳日雙雞

卿大夫之膳食○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

癸王何之謀。驚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

子雅子尾怒

二子皆惠公孫

慶封告盧

蒲嬖

以二子怒告嬖

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言能殺而

席其皮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

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知音智

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

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

陳文子

謂桓子

桓子文子之子無字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釋官六達謂之莊

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

善其不志於貨財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龜兆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

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從去聲

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

無字泣奉音捧

乃使歸慶嗣聞之

嗣慶封之族

曰禍將作

矣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封字

禍作必於嘗

嘗秋祭

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寤也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

子息慶嗣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姜癸妻慶舍女

癸告之

欲告

殺慶舍

姜曰夫子愼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夫子謂慶舍

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

監祭事

盧

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至公所

麻嬰

爲尸

爲祭尸

慶隼爲上獻

上獻先獻者○隼戶結反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宮內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

優俳

皮皆反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束絆之也

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

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魚里當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

樂高陳鮑之徒

介慶氏之甲

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楠擊扉三

楠椽也扉門闥

也以楠擊扉爲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薨

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亡耕反

以俎壺投殺人

而後死

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慶繩慶嬰

公懼鮑國曰羣臣爲

君故也

言欲尊公室非爲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

外難。稅吐活反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嶽

嶽里名。陳去聲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

魯大夫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鉅反食音嗣

穆子

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

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顏

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縣屬江南鎮江府北境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闢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

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邱

在襄二十一年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都也。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邶蒲對反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

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若出亡在外

雖吾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邶殿乎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

夫民

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

無黜嫚

黜猶放也。○嫚音慢，說文侮易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

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

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一月戊戌朔乙亥誤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一說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

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

過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

伯有迂勞於黃崖不敬

滎陽宛陵縣西有黃

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迂音旺。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謂黃崖也。今黃水在河南開封府新

鄭縣東

二十里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不愛殺必還爲

鄭國害

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

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土。濟上聲。

行潦之蘋藻

言賤菜寘

諸宗室

薦宗廟

季蘭尸之敬也

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

敬也敬可弃乎

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

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爲去聲

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

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駕驚。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

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

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

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邇。

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
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